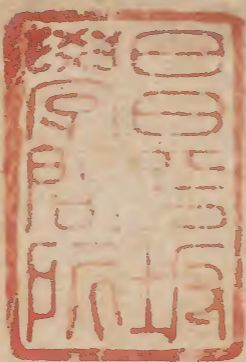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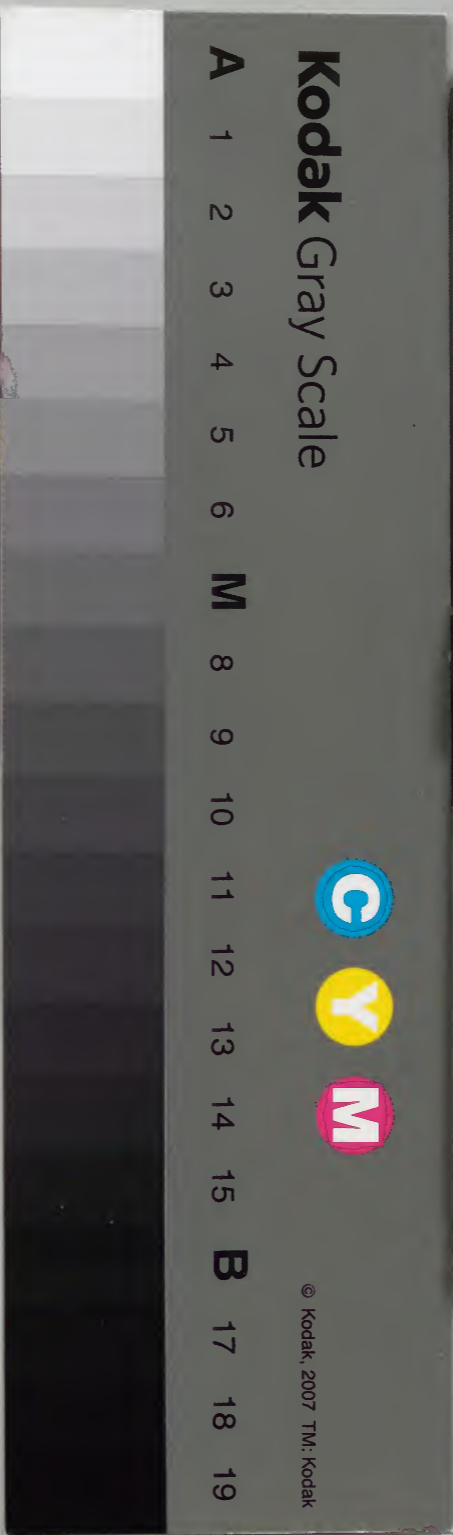
先哲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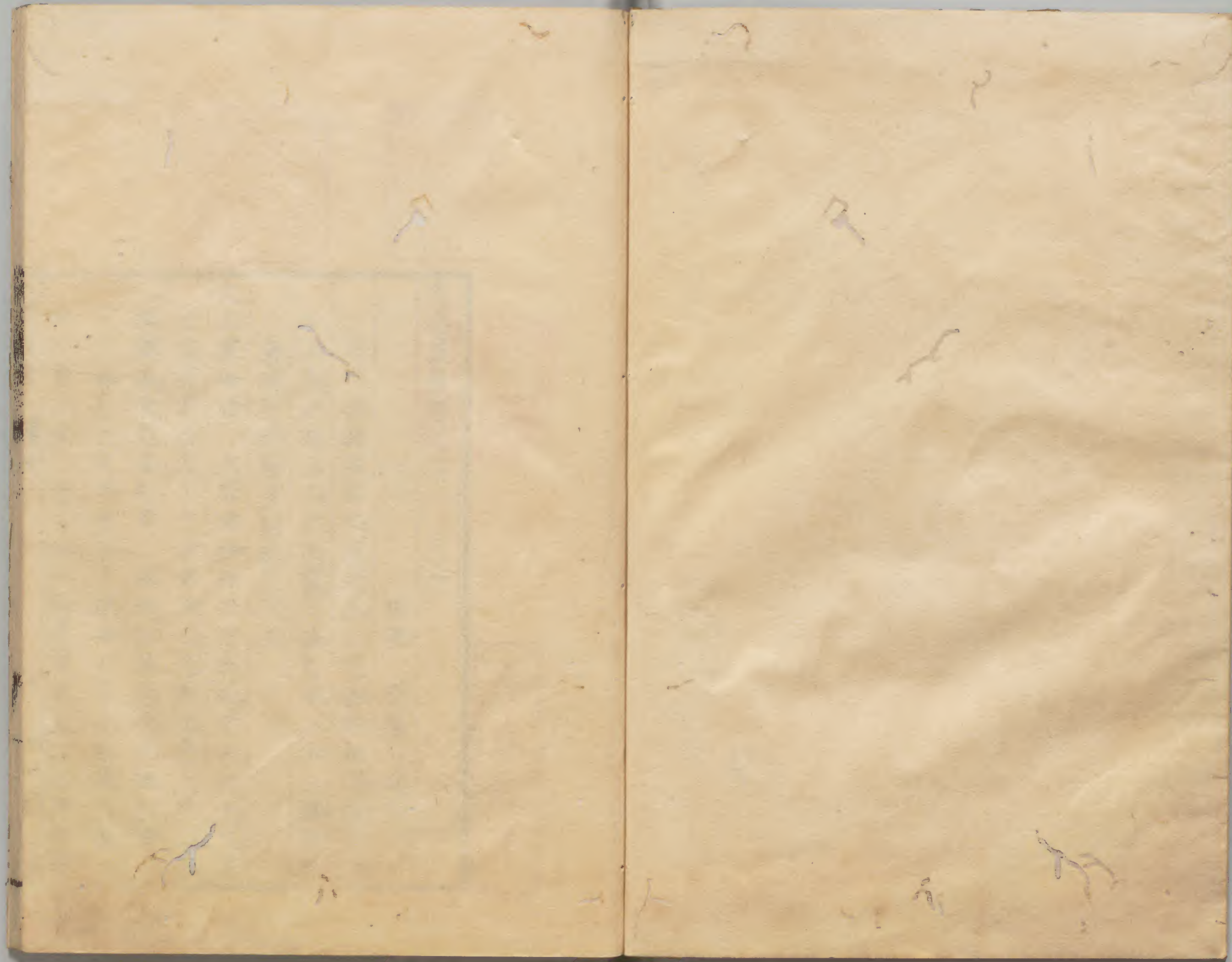
二



內閣文庫			
五	一	六	和
七	二	〇	書
函	冊	號	類
二〇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006
冊數	12 (2)
函號	157 374







先哲叢談卷之二

北總原善公道著

淺草文庫

石川凹初名重之。字文山。小字嘉右衛門。號六六山人。四明山人。凹凸窠。大拙。烏鱗。山水。材。藪里。東溪。三足。皆其別號。三河人。

文山家世仕。大府遠祖。祖正信戰死于長久手。父信定亦有武名。文山少壯勇絕人。元和元年大坂之夜。獨竊出營。先登。斬首二級。然以其犯令。見黜。以母老家貧。故寄食淺野侯。居十歲。母以病卒。服闋乃辭去。棲遲叡山麓。一乘寺村。以翰墨自娛。文山初年喜瞿

先哲叢談二 文山

曇氏後介羅山學惺窩門壹從事斯文才尤長於詩
朝鮮權式稱為日東李杜物徂徠亦曰東方之詩杰
文山謝事之後世味泊如超在塵埃之外嘗選漢晉至
唐宋能詩者三十六人令畫工狩野守信寫其像自
錄其詩各一首并以揭楣間號曰詩儂堂諸軒冕來
訪者一切謝絕之其所友善獨如林羅山堀杏菴堊
士色僧元政及明陳元贊是也後水尾天皇屢徵
之固辭數四賦倭歌陳其志歌曰戰世刺濇設密
木屋乙訥捺密速烏天皇益高其操曰恬退如此
朕豈可奪乎從是不復徵

文山與羅山友義殊深羅山集中載其往復書二十八
篇契分可見焉而意見不同有終不相容者其三十
六詩儂是做本邦三十六歌儂也以蘇武對陶潛猶
枅本人麻呂配紀貫之左右各十八人皆有配對初
其定之取舍可議者悉問諸羅山蘇武陶潛謝靈運
鮑昭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李賀盧仝林逋邵
雍梅堯臣蘇舜欽七對羅山所改定也羅山又欲以
曾鞏對歐陽修以王安石對蘇軾而文山惡安石為
久不肯取之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文山卒不從焉
羅山書略云荆公之罪誠如足下之言而其詩卓越

于千古。故古今評詩者。胡元任。魏醇甫。蔡正孫之輩。莫不謂荆公為一大家者。夫君子不以人廢言。故孟子取陽貨之語。朱子楚辭後語。乃載荆公之詞。荆公初自謂設令德不及伊周。而才須復房杜。庶幾致君於三代之盛。程子曰。新法之行也。我輩激成之。又曰。不有益於介甫。有益於我。陸象山分其罪於諸公。羅大經惜其不浴光風霽月。夫靈運。王維。宗元。禹錫之徒。叛于國。陷于賊。猶是不舍。而何獨拒荆公。抑六六詩。僊名出自本邦。歌僊。歌僊取歌而不取人也。若今并論人與詩。則不啻詩僊。謂人僊亦可也。文山書略。

云。古人有曰。聖人以下不能無小疵。所謂謝王柳劉。可併按矣。洗垢索瘢。則疇獲無過哉。有始有終者。其惟聖人耶。至如介甫。元惡大憝。何比小疵。蘇洵之見介甫。猶孔林之見王莽。詐術詭譎。放辟邪侈。難道先知之所察也。彼一旦雖掩蔽其暴戾。臻秉政得志。果引用凶邪。排擯忠直。終以文字殺人。亂國禍及後世。而俾天下壞。亡罪莫大焉。周德恭評為古今第一小人。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而明矣。來書云。程子曰。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昇菴曰。此言亦非。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

吾徒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不曰
舟求聚斂。孔子激成之。我來書云。君子不以久廢言。
某亦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來書又云。孟子取陽貨之
語。其何異。孟子之取語。我唯記其詞言。不陶其形象。
則取荊公詩。為宋詩之主張。乃不欲圖其人於堂宇。
以朝夕看履狀貌也。若夫子與氏。其家有陽貨之像。
歷朝觀夕覽。可不敬邪。可不惡邪。足下以為何如。
嘗變姓名稱圮。左近羅山。為作一絕。祝前程。乃以圮左
近三字置其句頭。詩云。圮邊一卷授留侯。左右從容
善運籌。近想只成黃石約。重來有待赤松遊。

漁村夕照句。欲將蓑衣曝返照。釣竿還是魯陽戈。惺窩
見而奇之。曰。斯人異時當為詩宗。富士山云。仙客來
遊雲外巔。神龍栖老洞。中淵雪如紈。素煙如柄。白扇
倒懸東海天。此詩尤膾炙人口。

丈山兼工書。嘗奉後光明天皇勅。作隸書。以獻。有酒
肴之賜。世以為榮。其與改窩書曰。所句大字。附與小
介呈似左右。余素聆其人好學道。不為流俗所移。而
深感之。絲茲操觚。塞其責矣耳。累年其所求者。積逋
如山。以老病故。甚歎厭也。自今之後。矢而禁書扁榜。
吾丈它日勿為人乞文字。又答武杏仙書曰。前回所

告拙字。標觥汚紙。驅力呈焉。老嫻贏繭。甚勦筆研。吾
 丈自今之後。休為人句文字。依腕將腕。方今小陵一
 句。絕筆矣耳。它日思之。其為時所競乞者如此。
 儒者之評將帥。率不達軍略。徒於紙上持空論。使識者
 見之。則其不竊笑者幾希矣。如文山則躬既探甲執
 兵。其言決非空論。答羅山書有論信長秀吉。今錄于
 左。曰。凡秀吉之所長者。克乘臨機。應變之勢。間不容
 髮。不使敵獲窺情氣。并吞四海。指揮三軍。實敵國於
 掌握之中。運籌決勝者。匪諸將之所能及。信長之所
 長者。不拘土地之險難。不辨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

擊於無備。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如挫敵拔國。則
 源平已還。靡以可準。擬於信長者。只與義經在伯仲
 之間。邪。何者。亡今川於桶狹。討武田於長篠。攻佐佐
 木。一朝落數城。其餘奇策秘計。可稱而言。我。是皆奇
 戰。非正戰。至其行軍用兵。則如風之發。如電之過。進
 退動靜千態萬狀。人莫得而圖。是以屬信之麾下者。
 雖老將軍監。未嘗聞出師有號令云。由是觀之。秀頗
 用正戰。信常用奇戰。有形于秀之軍。無形于信之兵。
 豈有以有形擊無形。以正戰勝奇戰哉。惟理之所未
 盡。而又予之所不曉也。方今遣信與秀。以同軍同運。

戰于一時。則什之八九信克可得勝乎。未知所以秀之可戰勝者云云。

丈山晚節壹事風咏。口絕兵革。人或叩之。輒曰。衰老無記憶。前事皆茫然。雖然。其雄心益猶有未灰者。林春齋賀其九十序云。夫利刀傍枕。弓鏡在側。則雖在山林。未忘士林之素。又桐江山人山房岑寂。偶書所思云。輓近高尚石大拙翁。隱於洛北四明山下。每出行。使僮僕擔偃月刀。以隨之。又作詩云。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其所養可以知也。翁平居把翫竹節大如意。如曰。晉間無寸鐵。曾裏揮三軍。亦知其有所托也。

丈山不置妻妾。無嗣子。而緇徒相承。住其舊居。以致祭薦。至今不廢。居多遺物。明陳眉公古琴一張。尤其所愛重。云。享保中。靈元上皇臨幸。手撫之。大賞嘆。勅補其四亡絃。且命製錦囊盛之。掘正意字。教夫號杏菴。又號杏隱。近江人。仕尾張侯。

杏菴師事惺窩。篤行博學。當時與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俱有四天王。稱嘗游事安藝侯。是時尾張敬公好學。求士。欲得杏菴。臣之乃遣使請之。於是徙仕尾張。初為法橋。後晉為法眼。日本詩史為初仕尾張後仕安藝誤矣。

永中來江戶謁台德大君拜衣服及酒食賜且奉
旨入弘文院與諸家系圖傳編修別自撰武家系
圖若干卷

杏菴愛陶淵明為入常懸其像于壁間曰對此則使人
頓消塵慮

杏菴有詞藻韓人來聘者稱為文苑老將鳩巢文集載
杏隱先生詩文二集序曰先生少遊於惺窩之門學
博而聞多凡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無不講究而明其
道其於文章之所以為文章者蓋深知之故其辭簡
易平實自有條理豈若今世之文務為粉飾以投時

好者哉先生所作詩文藏之於家久曾孫習齋君始
克集錄以為若干卷云云

又精於方技惺窩羅山文山集中皆稱以醫正意羅山
書曰足下稟賦天有意乎勿溺於技藝孫真人不以
醫貶名趙松雪不以書損名足下以為如何孔子曰
游於藝非溺之謂也足下之於衛生亦宜然云云文
山寄鼎其自尾陽所示元旦之什詩云新聲妙句寫
韶光興起西堂夢一場素問靈樞兼扁鵲春秋左傳
說公羊昔吟洛邑無邊月今弄蓬丘不老方仁術功
成富才藝春風千載呂純陽又送其歸尾陽詩有學

養駟軻氣術。包廬扁傳句。林春齋讀耕齋。交允親及其沒。各有悼詩。亦及醫事。讀耕齋句云。筆評邪正。臨洙水。藥辨君臣。汲上池。

杏菴為入謙以自牧。羅山行狀曰。幕下之士。阿部正之。語杏菴正意曰。聞今時博物者。羅山子。而其次之者。足下也。吁。難得之才也。正意答曰。羅山則誠然矣。以彼文學。生于方今之日域。而不得展布也。甚可惜焉。吾儕十餘輩。雖累之。而豈望一羅山乎。匪所以可作稱之正之曰。予固不學。無所辨知。今聞所告。彌知羅山之不可改及也。足下之直說不夸不耀。最可感讚。

也。又物徂徠與。屈景山書曰。余不佞。髫年時聞之。先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焉。其高第弟子。若羅山。活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屈先生者。獨為溫厚長者。乃訕然於四人之間。退謙自將。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者。斷斷自古為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杏菴長子正英。號立菴。仕安藝。次道鄰。仕尾張。立菴有二子。曰玄達。曰正朴。玄達生正超。字君燕。號景山。為名儒。鳩巢和其詩。并序曰。屈景山。京師人也。自其先杏菴先生。以儒聞於當時。翼子賢孫。不墜家聲。至君

大振前烈。恢祖業。旁求師友之益。不已。觀其志。將有大成。其德與古人頡頏於千載之上。視夫世之得小自足。取下問者。其所見之高下。縣絕為何如哉。正朴娶木下順菴女。生正修。字身之。號習齋。又號南湖。聲譽與景山抗衡。門人下村某刻唐書。習齋校之。且作跋曰。曾祖杏菴親接北肉夫子之學。有遺書數百卷。子子相承。以至余云云。

陳元贊。字義都。號既白山人。明國虎林人。避亂歸化。客于尾藩。

元贊不詳其履歷。蓋生于明萬曆十五年。崇禎進士。弗

第云。及其國亂。逃來此邦。遂應徵。至尾張。乃後時。時入京。又來江戶。與諸名人為文字交。初萬治二年。於名古屋城中。與僧元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平生所唱。翬者。彙為元元唱和集。行于世。元政詩文。慕袁中郎。此邦奉中郎。蓋以元政為首。而元政本因元贊。知有中郎也。元政書曰。數日之前。探市得表中郎集。樂府妙絕。不可復言。廣莊諸篇。識地絕高。瓶史風流。可想見其人。又赤牘之中。言佛法者。其見最正。余頗愛之。因足下之言。知有此書。今得之。讀之。實足下之賜也。

元贊能嫺此邦語。故常不用唐語。元政詩有人無世事
交常淡客。慣方言。譚每諧。又君能言和語。鄉音舌尚
在。久狎十知九。傍人猶未解句。

元贊善拳法。當時世未有此技。元贊創傳之。故此邦拳
法以元贊為開祖矣。正保中。於江戸城南西久保國
正寺。教徒盡其道者。為福野七郎左衛門。三浦與次
右衛門。磯貝次郎左衛門。而此輩不知其何產。或云
皆薩人也。國正寺。後徙麻布二本榎。此寺昔多藏元
贊筆跡。罹災。今皆烏有云。

朝山素心。字藤丸。號意林菴。平安人。

意林菴自幼志儒。初學於五山長老。比長朝鮮。使李文
長者至。乃見以受其說。寬永中。遊事大納言忠長君
之駿河。居三年。致仕而歸。後又時往來西海。承應癸
巳。後光明帝辟。講易。制不至三位者。不許升殿。而
優禮得以處士。升列公卿。常戴烏紗中。著素紗深衣。
當世儒者皆禿其頭。帝常呼稱北白河三位入道。
寵遇優渥。多有書器之賜。甲午。帝晏駕。乃靜處塵
外。自愉適。後諸侯以重幣交辟。終不復起。寬文甲辰
九月己酉。以疾沒。享年七十有六。京師長講堂。其葬
地也。有碣岡原仲撰文。

意林菴詩文不傳。惟小瀨甫菴太閤記跋見存耳。一說曰。意林菴本仕豐臣秀賴。甫菴纂修太閤記。其實多出於意林菴。且作跋。此皆私有所報云。不知然否。但太閤記及附載八物語。共不阿豐臣氏。固勿論耳。跋主八物語而立論。亦非有意書之。今錄以備考。曰。大學以致知為初教。中庸以知仁為達德。魯論以知人為始終。此記之八柱。以知賢為第一。合古今之符節者乎。夫知人之地位至高也。世俗所謂知人者。皆窺及肩之牆耳。未見數仞之壁內。豈察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者哉。若不能知賢才而用其士。則如畜妖狐。欲

代韓獪。非唯不守其家。還生恠異。若不能知器量而任大事。則如飼兒鷄。欲捕鴻鶴。非唯不得其鳥。還去林藪矣。千章萬句。在知賢一言而已矣。

松永遐年。字昌三。小字昌三郎。號尺五。又號講習堂。平安人。

尺五。父貞德。號逍遙軒。又號長頭丸。學倭歌于細川幽齋。名播四方。尺五師惺窩。博覽強識。年十八。見豐臣秀賴講大學。既而至。加賀。加賀侯異禮待之。晚又還京。教授。當是時。板倉侯為京師所司。代好學。重尺五數。延聽其說。遂為請地於堀川。創一堂。即講習堂是。

也。於是從游甚多。木下順菴作頌禱詩五言古一首。七律二首。有先生何為者。諄諄說典常。董帷春晝靜。韓檠秋夜長。白鹿近仙洞。三鱣落講堂。遊戲或詩賦。餘波溢文章。豈只諸生福。真是大明祥。大哉賢哲志。百世可流芳。句。

講習堂經營始成。石川文山有燕賀詩。其小序曰。慶安戊子之夏。昌三教授。僦板廷尉之從。與廼有恩。肯於象魏之外。翔環堵之室。結構已成。適應招邀。宴語談笑。情盤盡歡。幸得此地。去天尺五。可謂榮路之階。吉祥之宅也。由此視之。尺五。蓋由賜地。近禁省也。

尺五能成就人材。木下順菴宇都宮遜菴。皆出其門。尺五之沒也。順菴作哭詩五十韻。及慰苦塊近體二首。而順菴之門。亦育多士。元寶之際。濟濟乎出膺熙昌者。不可指數。此實淵源於尺五云。丁其三十三年忌辰。遜菴有詩云。先生學術建元勳。往昔門人聚若雲。三十年來追遠日。獨披荒草問孤墳。又過講習堂七律。有講堂如見先師面。幾對遺書感舊恩。句。安東省菴亦初學於尺五。有賦云。擇師遊于尺五門。勉學謝雜賓。

日本詩史。常山樓筆餘等載。尺五以布衣奉。正保天

子勅召講春秋。余未以為然。果然則門人遜菴撰本傳。順菴哭詩五十韻。頗盡其平生。而洩此一大美事乎。恐出於傳聞。不可信。

古今人物史。昌三傳曰。六十六歲卒于洛之家塾。于時明曆乙未也。人物史。逸作者名姓。然相傳為遜菴撰。而又遜菴詩集曰。己巳六月二日。先師松永先生三十三年之諱日也。己巳元祿二年也。前三十三年。為明曆丁酉。不知孰其實也。

那波觚。字道圓。初名方。小字平八。號活所。晚稱祐氏。因王父字也。播磨人。仕紀伊侯。

活所祖服賈。以貧富稱。素封。活所自幼澹然不事利。惟喜讀書寫字。父異之。乃使舍賈以學。儒與醫。而醫非其好也。年十七。入京。次年執弟子禮。謁惺窩。作杜鵑春詩。眎之。惺窩大稱賞。由此早有重名。其詩云。杜鵑春破後。相喚不成羣。子美詩中淚。堯夫橋上聞。一聲真識氣。再拜亦憂君。空駭曉窓夢。月昏數片雲。年二十九。應辟肥後侯。後加藤氏未幾。不遇而去。四十一。臣紀府。活所為人。剛直不苟合。其就仕也。盡譽諤之節。而君信任之。可謂明良之遇矣。寬永中。林學士有諸家系譜。撰活所召與其事。適患眼辭歸。此後不全。

瘳作自處詩二十五韻。陳其志。有暮景已五十。眼疾入膏肓。衰髮爭雪色。何以問多方。悠悠待化盡。肯遭世事妨。句。

一貴感勇武絕倫。其佩刀利鈍。必自試諸人。嘗得一刀。備前長光所鍛也。乃執罪者。立斬之。左右互辭以讚。活所獨感。頰而無言。貴戚問曰。中夏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活所曰。龍泉太阿。干將莫邪。類是皆彼邦名器。水截蛟犀。陸斷虎兕。其利不讓之。又人君手斬人而快於心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夏桀殷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能堪之者。稱穢多。最至界。

者也。貴戚默思良久。曰。卿言極善。往事吾何心。我厚褒賜。貴戚又嘗謂曰。吾不幸不得良臣。活所曰。惡是何言也。惟今君之部下。智勇之士。不乏其人。而以為未足者。但君不知焉爾。貴戚大感悟。惺窩門人有武田某者。父沒理諸惺窩墓側。猶合葬。然人皆笑其不知禮。而莫肯為告之者。活所以為不可徒已。遂面論改葬之。

活所以正保五年正月三日。沒于平安。年五十四。男守字元成。號木菴。篤學不隕家聲。

朱之瑜。字魯瑱。號舜水。謚文恭。明國浙江餘姚人。

避亂歸化客于水府

舜水家世官于明。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為總督漕運軍門。卒後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舜水生明。萬曆二十八年。早喪父。及漸長。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遂擢恩貢生。尋累徵不就。以故被劾。乃避之舟山。而始來此邦。移交趾。復還舟山。是時國祚既蹙。舜水知事不可為。將之安南。而風利不便。再來此邦。不久又還舟山。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舉義旗。乃三來此邦。而援兵不可得。去復至安南。欲尋歸故國。以察民情。時清既混。壹四方。義不食其粟。四來此邦。終不復還。時

萬治二年也

至安南。日館人供張甚盛。舜水從容不撓。安南王召見。欲令拜。而長揖不屈。其人或以為不解事。至此畫砂作一拜字。以見之。舜水即加不字于其上。於是怒囚之。遂將殺。而守死自擔。王終感動。赦死。以喜其義烈。此事舜水自錄之。名安南供役紀事。

舜水冒難。而輾轉落魄者十數年。其來居此邦。初窮困。不能支。柳河安東省。養師事之。贈祿一半。久之。水戶義公。聘為賓師。寵待甚厚。歲致饒裕。然儉節自奉。無所費。至人或詬笑其嗇也。遂儲三千餘金。臨終盡納。

之。水戶庫內嘗謂曰。中國乏黃金。若用此于彼。一以當百矣。新井白石謂。舜水縮節積餘財。非苟而然矣。其意蓋在充舉義兵以圖恢復之用也。然時不至而終可憫哉。

在彼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同志。偕謀恢復。而王翊與清兵戰敗而死。實八月十五日也。數年後舜水聞之於邑。作文祭之。從是每歲中秋必杜門謝客。抑鬱無聊。答田犀書曰。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

舜水鄉國居宅及先塋皆與王文成相近。與野節書云。但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人殘毀。先祖及高曾墳去城皆不能一里。蔭木脩拔。通邑所無。高曾墳與陽明先生塋比鄰。其樹木之美。槩不能及。荒穢虜人求大木造船。此必遭殘壞者。又答佐野回翁書云。王文成為僕里人。然燈相焰。鳴雞相聞。

舜水有二男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成一。共殉節。不事清。而先舜水卒。大成亦舉二男。曰毓仁。曰毓德。延寶六年。毓仁慕舜水而來。長崎義公遣今井弘濟往通消息。終不得與舜水相見而歸。

舜水不好作詩與奧村庸禮書曰吟詩作賦非學也而
棄日廢時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工則工矣曾何
益於治理僧推月下門覈則覈矣曾何補於民事雞
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新則新矣曾何當於事機而
且撚鬚嘔心儻或不能工緻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
詩名是以其集中不錄一首然猶評李杜曰李不如
杜李秀而杜老李奇險而杜平淡李用成仙等語更
不經煉丹等殊不雅不若杜家常茶飯有味也然不
奇與之極造不得平淡有意學平淡便水平煎豆腐
湯矣

或誦舜水詩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
跡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寄孤島抱
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又安澹泊湖亭
涉筆朱文恭遺事舉在安南旅寓所賦詩一首以為
滄海之遺珠其詩云治劇從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
清談隼旗畫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菴金奏屢陳
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新政忘却漂
流身在南

舜水文集二十八卷義公與世子共所編輯也每卷署
名冠以門人二字安東省菴稱為公侯之尊尊師如

此真百世之美事誠然

湖亭涉筆曰文恭酷愛櫻花庭植數十株每花開賞之謂覺等曰使中國有之當冠百花迺知或者認為海棠可謂櫻花之冠義公環植櫻樹於祠堂旁側存遺愛也

舜水歸化歷年所能倭語然及其病革也遂復鄉語則侍人不能了解

大高芝山與蕪真昌書並駁舜水與陳元贊且舉獨立言曰元贊之瑜非面知然曲得傳聞其實也贊是市井之販夫瑜是南京之漆工彼儂奚暇為學又奚作

詞章乎安澹泊與村篁溪泉竹軒書辨之曰舜水元贊並稱可謂不倫之甚況又極口譏詆何物么麼敢作如此鬼恠此輩簸弄唇吻原不足計校然使先君見之必有一元當處置惜乎其不及也今試召一事辨之所引獨立之言非誣則妄獨立與先生相知日久何得言非面知其跋安南供役紀事真蹟見在稱先生之特操不一而足至云言奮氣爭錚錚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凜凜大節可稱今古第一義幟此語何與前言相戾也獨立雖披荆易行之徒而其反覆未必如此已甚故曰非誣則妄

室師禮曰朱之瑜云東坡少時父老泉常自枕中出書讀之而深秘不使人見之嘗老泉出不在時東坡竊覘之則孟子也此事諸書無所載蓋彼邦相傳言也中江原字惟命小字與右衛門號藤樹又號頤軒又號嘿軒近江人

藤樹祖加藤侯臣父隱於農先祖沒祖乃拉藤樹之伊豫大洲藤樹童卅如老成年甫十一一日讀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嘆悟曰幸此經之存于今也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十七京師僧來講論語當是時大洲之俗惟武弁是競無敢

從學者獨藤樹日夕往聽焉僧居僅月餘而去因得四書大全讀之而往往為僚友所毀謗於是晝則深藏之至夜始開卷

藤樹在大洲慕母之獨居鄉夢寐無已時嘗乞歸省欲即伴來然母不欲踰波濤如他鄉則無復如之何乃獨返大洲遂陳情乞歸終養不允於是鬻家什得數十金以償債又以其餘易穀積之家意在還是歲俸給也而仰天心誓不事二姓而后出亡藤井懶齋本朝孝子傳錄此事作贊曰淡海吹起陸王儒風豈翅善身誨人有忠為母顛祿旋鄉色愉于嗟篤孝性乎

學乎。

藤樹以篤學修行。聲施海內。去大洲後。公侯辟召。前後皆峻拒不應。服南郭毅軒加世君墓誌載。備前前少將侯尊尚儒術。令熊澤先生矜式國中。熊澤先生薦江州處士藤樹中江先生。於是侯玉帛具禮聘之。而藤樹以老且疾。辭不至。令其子及諸弟子至云云。藤樹篤信王文成。致知之學。先躬行。後文詞。每引四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德。莫不興起于善。今世諸儒絕無近似者。嘗夜自郊外歸。有賊數人突從林中出。遮路曰。客解橐以供我飲酒。藤樹乃熟視舉錢二

百授之。賊拔刀叱曰。所以求客者。豈止是而已哉。速却衣裳及佩刀。否則不須多言。藤樹神色不變。曰。姑緩之。吾慮其授與不孰。是乃瞑目叉手。少頃曰。吾慮之。假戰而不利。無輕却以與汝之理。即撫刀起。且曰。戰者必先以姓名告我。近江人中江與右衛門也。於是賊大驚。投刀羅拜曰。敝鄉雖五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為聖人者。吾黨雖攘攬為活。豈得施之聖人。我願先生矜其不知而宥之。藤樹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乃說之以知行合一之理。則賊咸感泣。遂率其黨為良民。

嘗來江戸。一日過街市。適大小神祇組。都下多好豪

故云飲於酒樓。望見藤樹。相謂曰。彼以聖人得稱者。

也。聖人其如吾黨何。試唾其面。辱之。直來逼聲色。並

厲曰。鈍賊得非世所謂今之聖人。而胡沽虛名。以誣

罔人。邪哉。手向之。藤樹徐陳姓名曰。少長于近江農

家。以其小識。字見推為里中童蒙師耳。安得若君之

言乎。其容貌言吐。感動人。神祇組不覺節折曰。吾黨

過矣。吾黨過矣。願先生宥無禮之罪。從今敬受教於

門下。或人謂藤樹未嘗來江

戶。姑錄口碑。俟後考。

藤樹鄉黨皆薰其德。雖在商賈。見得思義。若旅舍茗肆

有客所遺物。則必置之閣上。以俟遺者之復來。歷年

之後。塵土全滿。雖煙管煙包。類竟不收用。

某州一士人。經過藤樹之故里。欲弔其墳墓。問路農夫

農夫即舍耒耜。徑趨入屋。更著潔服。出士跟之行。既

而至墓所。農夫拜掃甚恭。士心訝之。因問曰。爾于藤

樹。有何親故。而敬禮乃爾。農夫曰。欽仰藤樹先生。豈

惟余我闔邑皆然。父老每語其子弟曰。吾里父子有

禮。兄弟有恩。室無忿疾之聲。面有和煦之色者。職由

藤樹先生之遺教也。此所以無一人不戴其恩也。於

是士變容曰世稱為近江聖人吾乃今而知其非虛
讚也即敬拜其墓厚謝農夫去

享保辛丑伊藤東涯過藤樹書院有詩云江西書院聞
名久五十年前訓義方今日始來絃誦地古藤影掩
舊茅堂

藤樹同里人來江戶嗣某家一日有客言次及儒客問
曰中江藤樹子之里人也聞其學為世所仰子必審
其行誼請為吾語其人改容曰藤樹先生吾先子之
所師事也因悉其平生實不乖近江聖人名也及我
出為此家後先子將其所什襲先生墨蹟一張付我

且戒勅曰此是聖人之手澤兒善藏之勿使不知者
汚焉今吾子慕先生則使得觀之乃起更著禮服出
一軸於櫃捧置案頭頂禮跪拜者猶緇徒之崇佛像
也客始起敬以為藤樹畎畝之一匹夫而見重于士
大夫之間如此則其道德與世之所謂儒者迥不同
我豈得不禮乎盥漱再拜而後觀之

藤樹講書於藤樹下因以為號或云生於藤樹下或云
書窗外有一株藤或云其學倚附古人不立自己見
猶藤緣物故取以自號未詳孰真

野中止字良繼小字傳右衛門號兼山土佐人世

仕國侯

兼山少時來江戶。得中庸集註讀之。雖未盡了其義。喜
非佛說多虛誕之比。乃齋歸請谷時中名素講之。從
是始知有聖人之道。以為朱仲晦能得其旨。因求朱
書于四方。遂歲遣人于長崎。購得舶來書。或翻刻之
以利後學。如山崎闇齋亦出其門下。然而無有著述
傳後者。世惜之。

兼山天資剛毅英特。博閱載籍。考古昔及其得志也。即
以所學施之一國。其毀佛宇。興庠校。變磽确為膏腴。
或置農兵。或栽藥草。或育蜜蜂等。種種新政。利于上

下者不少云。其功業最可觀者。有津呂御崎者。海沸
如鑊之湯。騰騰滾起。洶洶盤旋。危險不可言。自古往
來舟船覆沒者甚多。昔者僧空海為鑄佛像于巖窟。
以祈其冥助矣。而兼山舉大策。破碎水中。巖巖終令
永世無風濤之難。時人有詩云。波濤曉起翻銀屋。滄
海夕晴吐玉盆。洞港擬觀神禹績。巖窩徒誌釋兒痕。
又水有不生魚者。嘗舟行見之。乃令經此者必投石
而濟焉。越數年果生魚。海中至清則無魚。故有此術
云。

嘗來江戶。及歸期也。致書鄉人曰。土佐無物不有。自江

戶齋歸。惟有蛤蜊一艘耳。海路幸無恙。以歸。日饋之。衆以為嘗異味。計日待歸。既至。則命投其所。漕於城下海中。不餘一箇。衆怪問。兼山笑曰。此不獨饋諸卿。使卿子孫亦飲之也。自此後。果多生蛤蜊。遂為名產。衆始服其遠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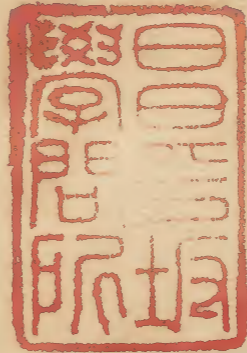
土佐民俗。葬以茶毗。數禁之。而不止。兼山令曰。從今後。凡有罪者之死。當焚其屍。而葬其遺骨。於是火化自止。

兼山早喪。父事母至孝。執喪三年。一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書云。前聞久留米磯部。

勘平。目下行。三年之喪。今日有書至者云。土佐大夫。野中傳右衛門。葬父。依聖法。甚惡佛氏。居喪三年。不弛。往往使國中。行喪禮。如此。則貴國非盡呂邪教。陷其親。特人自沒溺。而不能振耳。此後有行之者。亦不為驚世駭俗。居今反古。不足慮也。

兼山世祿六千石。及兼山之身。增食萬石。土佐長岡郡。本山者。即其食邑也。葬母秋田氏。于此。因改本山名。歸全山。山崎闇齋作之記。

兼山性嚴毅。其行政也。峻法無貸。其友小倉三省。每諫曰。古之功臣。善終而福祿及子孫者。皆德量寬大。垂



仁布惠若夫嚴刑重罰。雖一時為効。其積怨畜禍。亦未有自全者。吾子熟慮之。兼山以為善言。然終不能改。三省沒之後。彈劾益多。驕奢日長。由是怨議紛起。遂與諸大夫生隙。無何。貶黜。尋病沒。或云。賜死。盡沒入其家。方將毀祠堂。威靈忽見。無敢近者。云。新井白石嘗稱其經濟為智慮自絕。人森不染居士。謝栗山伯乘書云。近來土州有野中某者。開經學。崇宋儒。為邦輔治。而性質嚴酷。擊非如鷹。不能全其終。可惜焉耳。

先哲叢談卷之二終



